

## 第十三章 我從遠方趕來赴約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書房內的油燈跳了個花兒，房間內驟明驟暗，範閑看著麵前這位將軍臉上的黃色光芒的變化，眯著雙眼，半晌沒有再說話。油燈進花兒，按慶國常俗來論，應該是喜事，但範閑此時並不能確認這一點。

“說出你的來曆，講出你的想法。”

範閑緩緩吸了一口氣，盡量讓自己麵部的表情更加柔和一些。

“我叫許茂才。”那名將領微微一笑，開始講述自己的身份，以及與範閑之間的關係。

範閑點點頭，這樣一個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名字，確實對於隱藏身份來說，是一個必備的條件，隻是不知道對方是怎樣在當年的清洗中逃脫出來，更不明白，為什麼對方會選擇在此時向自己挑明。

“少爺，我不是範府的人，也不是監察院的人。”許茂才平靜的說道：“我是葉家的人，更準確的說，我是小姐的人。”

“你是泉州水師的老人？”

證實了自己的判斷後，範閑的眉頭卻沒有舒展開去。

“正是。”許茂才應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就是泉州水師舟上的一名水手，泉州水師被裁撤之後，變成如今的三大水師，而我...來到了膠州，並且一直在軍中呆到了現在。”

範閑知道這一段曆史故事，這一段與葉家牽絆著，永遠揮之不去的故事。當年京都事變，母親大人在太平別院遭遇突襲，五竹叔才沒有以一個人的力量去挑戰這一個國度...

不過事情終究是發生了，京都裏老葉家的勢力在一日之內被拔起。問題在於，葉家的根基並不僅僅局限於京都一地，而是在各郡各路裏都有自己的產業。甚至這種觸角已經伸展到了慶國的方方麵麵，各個角落裏，軍隊也不例外。

當皇帝陛下帶著範建班師回朝，當陳萍萍趕回京師之後，局麵已定，所以在複仇之外，擺在君臣麵前的最大問題，就是如何處理葉家遺留下來的龐大產業與影響力。

正如曆史上發生的那般，正如範閑所知的那般，葉家的三大坊被收歸了皇廷，成為了如今影響著慶國經濟命脈的內庫，而那些葉家的掌櫃們，卻被朝廷軟禁了下來，葉家，則被安上了謀逆的罪名。

在京都事變四年之後，皇帝帶著陳萍萍與範建進行了一場血腥的反撲與複仇，直接殺光了京都裏三分之一的貴族，甚至將皇後本來極為強大的一族屠殺幹淨，卻依然改變不了某些事情。

比如葉家的罪名，以及對葉家的處置問題。因為這件事情，肯定與深宮裏的那位老人家有關係，而且涉及到天下的太平。

葉輕眉死的蹊蹺，死的冤屈。為了防止葉家勢力的反撲，慶國朝廷必須對葉家進行清洗，進行有甄別的繼承。為了慶國的穩定，這是唯一的選擇，從後來的發展看來，便是陳萍萍與範建也都默認了這一點。

所以慶餘堂的掌櫃那麼多葉。可以在京都裏苟延殘喘，直至許多年後，被長大成人的範閑帶出京都放風。而葉家遺留在朝廷與軍隊中的勢力，卻是被無情的一掃而空。不留絲毫。

而當年的泉州水師，因為要負責內庫的出產護航工作，所以被葉家滲透的最厲害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等若是葉輕眉的私家水軍，所以在事後的清洗中，泉州水師也成了首衝之地，被朝廷無情的裁割成了三個部分，在暗地裏的鎮壓與清洗之後，便成為了如今慶國的三大水師。

每每思及當年之事，一直壓抑在範閑內心最深處的那股邪火便開始升騰起來，他明白，葉輕眉既然已經死了，為了天下的太平穩定，那些老人家必然會做出這樣的選擇，如果自己是皇帝，想必也不會手軟...隻是，他的心裏依然會

有些不舒服，不愉快。

發現了範閑開始走神，那位叫做許茂才的泉州水師老人輕聲咳了兩下。

範閑回過神來，有些表情複雜的看著這位許將軍，心中湧出了諸多疑問，這樣一位葉家老人，在怎樣在當年水師的清洗中活了下來？又是怎樣將自己的身份掩藏到了今天？葉家的勢力自然都沒有死光，不過絕大多數人早已如內庫裏的司庫一般...忘卻了當年的身份，在坦露自己後，成為了朝廷裏的一員。

而許茂才，顯然不是這種。

範閑很直接的表達了自己的疑問。

許茂才更加直接的解釋道：“我入水師太晚，小姐本來是安排我在海上鍛煉兩年，便進監察院幫院長大人...不過，您也知道，後來出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沒有機會與陳院長搭上頭，很湊巧或者很幸運的...苟活到了今天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如果陳萍萍知道你是葉家的人，也不會容你留在軍中。”範閑冷漠的說道。

許茂才微微一怔，思想片刻後緩緩應道：“不知道，但我的運氣已經足夠好，所以我不會去賭。”

“那我父親呢？”

許茂才知道這位年輕人說的一定不是龍椅上的那個男人，而是戶部尚書範建大人，略一思忖後說道：“當年的事情太古怪，我...誰也不敢相信。”

誰也不敢相信，雖然依然是平穩的語氣，但範閑能聽出對方言語中的一絲寒冷與失望。京都事後，朝廷裏沒有人為老葉家喊冤，而且當時的情況確實太過古怪，身為葉家釘子的許茂才總在心中懷疑著，陳萍萍與範建究竟在那件事當中，扮演了怎樣的角色。

範閑依然是麵色不變，反而微微笑道：“想必你也知道我與老葉家的關係，不過我不是很了解，你這個時候來和我說這些事情，有什麼意義。”

這是個試探，從開始談話到現在，範閑自問沒有表現出任何可以被人捉住把柄的地方。

許茂才疑惑抬頭，像看著陌生人一樣的看著範閑，卻渾然忘了，自己與範閑在今天之前，本來就是陌生人。

“少爺，您是小姐唯一的骨肉。”許茂才沉聲說道：“小姐的家業必須是您繼承，而小姐的仇...您身為人子，自然也要落到您的肩上，茂才不才，願做犬馬。”

範閑沉默了少許後緩緩說道：“據我所知，當年參與此事的王公貴族，早在十三年前就已經被殺死了，陛下英明，隻是讓這些無恥匪類多活了四年，報仇？我應該找誰去報？”

很明顯，許茂才這些年一直隱藏在膠州水師裏，對於朝廷上層的動靜兵部清楚，但很奇妙的是，在這位將軍的心中，總有一種很強烈的直覺，葉家的仇人肯定沒有死光，而且也不可能就這麼簡單的死光了。

所以他微微搖頭說道：“這是需要少爺去想的問題。”

範閑是敬佩面前這人的，此人既然沒有什麼馬腳露在朝廷眼裏，如今也已經混成了膠州水師的一員重將，那麼完全可以就這般幸福的混著日子，將什麼葉家，什麼小姐都拋諸腦後，享受著高官貴爵，而不用想著向朝廷報復這一類很恐怖的事情。

而且按對方的話來說，他當年入葉家的時間並不長，也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青人。

...

範閑依然不為所動，微笑說道：“我為什麼要想？”

“您是葉家的後人。”許茂才呼吸稍微變得快了一些，似乎有些失望。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將軍，我敬重您的為人，但您似乎忘了一點，我不僅僅是母親的兒子，我還是個有父親的人。”

許茂才霍然抬首，冷冷的盯著範閑的臉，片刻後臉上湧現出了失望、震驚、了解、放棄諸多複雜的情緒，苦笑說

道：“也對，少爺畢竟也是位皇子。”

依世間常理論，範閑是葉家的後人，但更重要的身份卻是皇帝的私生子，尤其是葉輕眉早死，一個被皇室暗中看管長大的人兒，怎麼可能對從未見過的母親留有多少感情？如果為葉家復仇的對象是朝廷...難道這位皇子會願意造自己家族的反？

這個社會，依然是個純正的父係社會。

所以許茂才雖然失望，但也並不怎麼吃驚，隻是唇角牽起了一絲苦笑，暗自想著自己忍了這麼多年，今天驟然看到小姐的骨肉後，終究還是忍不住了，卻不知道迎接自己的是不是馬上便要到來的滅口。

出乎他的意料，範閑隻是溫和問道：“你既然能聽明白我先前的那段話，那請你告訴我，為什麼今天夜裏敢來找我？”

許茂才不明白他為什麼會問這個，沉默半晌後說道：“自從消息傳開之後，我一直在暗中留意您的消息，注視著您的所作所為...並且想辦法打聽到了您離開澹州之後，這幾年間做了些什麼事。不論是執掌監察院還是接手內庫...我總覺得您做事的風格與手法，以及後麵隱著的那顆心...和小姐很像。所以我...選擇來見您。”

所謂消息，自然是指的去年震驚天下的範閑身世之謎。

範閑忍不住自嘲笑了一下，不知道母親當年是不是如自己這般陰險無恥，不過能夠空手創出偌大的家業，想來也是沒有少用厲害手段，而且那兩位親王的死，與母親可是脫不了關係。至於許茂才極敏感的發現...那兩顆極為相似的心？

同是天涯穿越者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

範閑溫柔的笑著，心想在這個世界上如果要找兩個在心思方麵能夠靠近，並且能夠互相理解的人，也就隻有自己與葉輕眉了，這種關係甚至要比一般的母子關係更為奇妙，或許少了一些血緣上的親近，卻多了一些精神上的親近。

而且難以弱化。

這一定會是慶國皇帝所不能猜想到的一點，甚至是範建與陳萍萍也無法想象。整個天下都會覺得不可理喻的事情。身為皇子的範閑，為什麼會對從未見過過的母親有那般深沉的感情，甚至會深沉到將這個世界上的所謂親情與皇族遠遠拋離。

正是沒有人能夠明白範閑對葉輕眉的感情，所以這世上再聰慧的人，都不可能猜忖到範閑的真實心思，而在將來的某些重要時刻，某些人一定會為此付出某些代價。

.....

.....

“洪常青。”範閑沒有繼續與許茂才的問題，而是加大了一絲聲音，喚進一個監察院的下屬。

進屋來的是青蛙，這位荒島餘生，幸被範閑納入門下的人物。他本有姓，但如今既然跟在範閑身邊做事，範閑便給他改了個名字。也是為了日後行事方便，之所以叫洪常青，一方麵是源自範閑對於英雄人物的記憶，一方麵是因為洪竹那小子在姓洪之後運氣絕佳。

“機警一些。”範閑低著頭，說道：“不要讓人靠近這個房間十步之內。”

洪常青領命而去。

許茂才有些詫異的看著範閑。

範閑望著他，微笑說道：“這個時候，你可以拿出你的證明，來讓我相信，你與我母親之間的關係了。”

許茂才心頭一怔，馬上聽明白了範閑的意思，心中湧起一股難以名狀的激動，舔了舔有些發幹的嘴唇，小心翼翼的從靴中取出了一樣東西，遞給了範閑。

既然他敢來向範閑自報家門，一定就要有證據來說服範閑相信自己的來曆。

...

範閑捏著那顆金屬子彈頭，一瞬間竟是有些失神，關於那個箱子的事情，這個世界上隻有自己與五竹叔知曉，這顆子彈不止說明了許茂才的身份，更讓他陷入了一種恍惚之中，仿佛回到了許多年前的泉州海邊，一名剛剛將入水師的年輕人不知因何得到了葉家主人的欣賞，得到了一樣寶物。

皇帝在找那個箱子，陳萍萍也在找那個箱子，卻從來沒有人找到過。”你是怎麼得到的？“範閑的笑容有些疏離。

許茂才也許是回憶起了往事，眼圈漸紅，輕聲說道：“小姐在海邊用這個扔著玩，我瞧著做的精細，所以覺著有些可惜...”

二十年前的泉州海邊，一個麵容清麗無儔的女子百無聊賴，從懷裏取出一顆M82a1的子彈，往海裏扔著，試圖打中一隻因自己美貌而漸沉的海魚。

身旁一位年青人麵露可惜之色，這位女子笑了笑，很隨意的扔了顆給他做為玩具。

是的，當時的情景就是這樣的。

...

範閑站起身來，兩個手指緩緩摩娑著子彈的金屬表麵，感受著那種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觸感與流線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在這個瞬間，提督府裏其餘的人似乎都消失了，什麼膠州水師，什麼長公主，什麼君山會，都如同海水泡沫一樣在他的腦海中褪去。

他隻是想著這顆子彈，當年拿子彈當彈珠玩的女子，微微偏頭，然後一笑，心想自己從那遠方趕來，或許為的就是赴她之約？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